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1, 2025, pp.1-13.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1.01>



论美国本土裔文学对“科幻”话语的拓展 ——以阿莱克西的《飞行》为例

张媛 (Zhang Yuan), 陈靛 (Chen Liang)

摘要: 《飞行》是美国本土裔作家谢尔曼·阿莱克西出版于 2007 年的长篇小说。该小说的族裔性科幻话语体现在三方面：恶作剧者-后人类主体的“变形”、“本土裔滑流”体裁、“失衡-平衡”的“成长”叙事。它既与美国本土裔文学传统、本土裔科学/知识相统一，也更新了读者对既有科幻体裁的期待视野及审美范式。叙述者-人物“青春痘”以“变形”寄生于历史人物和父亲的身体中，“变形”表现了叙述视角的转变，叙述声音的多声部性与恶作剧者话语的对话性、后人类主体的生成性相呼应，“变形”策略构想了恶作剧者-后人类主体对不同族群、阶层身份边界的跨越。接着，“青春痘”以生成的身份连接了历史与现实，串联起文化经验的时空连续性。立足于“时间旅行”，“本土裔滑流”体裁搭建了美国本土裔科幻与欧美主流科幻对话的平台。《飞行》的“时间旅行”反映了非线性的时空认知，也展示了本土裔科学范式。不同于启蒙人文主义的“进步”观念及西方现代科学范式，小说以本土裔科学观想象了“失衡-平衡”的成长仪式，并启示读者更新知识、积极创造，共同探寻本土裔的未来主义愿景。

关键词: 美国本土裔文学；美国本土裔科幻；科幻；谢尔曼·阿莱克西；《飞行》

作者简介: 张媛，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4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本土裔文学与科幻文学研究。电邮：zhangyuanaviva@163.com。陈靛（通讯作者），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北欧文学、美国本土裔文学和区域国别研究。电邮：cliang@fudan.edu.cn。

Title: On the Expansion of “Science Fiction” Discourse in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Alexie’s *Flight*

Abstract: *Flight* is a novel published in 2007 by Sherman Alexie, a Native American writer. The novel’s ethnic science fiction discourse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ickster-posthuman subject, the genre of Native Slipstream, and the “imbalance-balance”

narrative of “growth.” It not only aligns with Native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s and Native American science/knowledge but also renews readers’ expectations and aesthetic paradigms of existing science fiction genres. The narrator-character, “Zits,” uses “transformation” to inhabit the bodi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his father. This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shifts in narrative perspective, with the polyphonic nature of the narrative voice echoing the dialogic nature of trickster discourse and the generative nature of the posthuman subject. The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 envisions the trickster-posthuman subject crossing boundaries of different ethnic and class identities. Subsequently, “Zits” connects history and reality through his generative identity, link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tinuity of cultural experiences. Grounded in time travel, the Native Slipstream genre creates a platform for dialogue between Native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and mainstream Euro-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The time travel in *Flight* reflects a non-linear understanding of time and space and articulates a Native American scientific paradigm. Unlike the Enlightenment humanist notion of progress and the Western modern scientific paradigm, the novel imagines an “imbalance-balance” ritual of passage through a Native American scientific perspective, inspiring readers to renew their knowledge, actively create, and collectively explore a Native American futurist vision.

Keywords: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Native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Sherman Alexie; *Flight*

Author Biography: **Zhang Yuan**, Ph.D.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zhangyuanaviva@163.com. **Chen Li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Nordic Literature,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rea Studies. E-mail: cliang@fudan.edu.cn.

引言

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 1966-）是当代美国本土裔诗人、小说家、电影编剧。他出生于斯波坎保留地，那里的日常生活是其重要的创作源泉。在 90 年代后期，他将目光投向走出保留地的印第安个体，书写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现状；他转向跨族裔的视角来言说共同体与身份、历史与正义、暴力与创伤，“以一个印第安人、一个艺术家、一个生活在媒体渗透的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公民的身份，发现了所谓的‘自我主权’”（Berglund, 2010, p. xxviii）。《飞行》是阿莱克西出版于 2007 年的长篇小说，小说鲜明地呈现了他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转向、对流行文化的聚焦，以及他对历史的想象性重构。小说的主人公“青春痘”（Zits/Michael）在西雅图的一家银行持枪行凶。他向大厅里所有人开枪扫射，接着意识到被银行警察一枪毙命，这种濒临死亡的极度恐惧让他沉入昏迷梦幻状态，并引领他开启了一场过去与现实相互交织的时间旅行。在此过程中，他通过“变形”，寄生在不同人物的身体中。身体变形、时间旅行、美国本土裔科学观共同渲染出该小说的科幻色彩，这抹科幻色彩构成了美国本土裔文学中独特的科幻话语。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人类主义、少数族裔批评、气候小说批评、物叙事融入了 21 世纪的科幻话语，进而为科幻超越旧有叙事框架与审美范式提供了开放包容的理论空间。科幻、奇幻、恐怖、后末日等体裁元素表征着更具差异性的文化经验，这些体裁更具有问题意识和预见性，成为了更加主动想象现实、过去、未来的思想实验性文类。“推想小说最初是作为科幻小说的替代性称谓而诞生的，到了 21 世纪，

它衍变为包括科幻与奇幻等文学叙事形式在内的非摹仿类幻想叙事的统称”（齐佳敏,2024,p.117），其中，本土裔文学正在参与世界推想小说的话语构建。在推想小说的视域下，美国本土裔“科幻”话语能够超越西方传统科技观念模式，以族裔性的声音重新勘探现实。同时，在本土裔文学的视域下，“SF”的“S”包括“Science”即本土裔科学（Native Science），也包括“Speculative”即美国本土裔对历史和未来的推演、想象。所以，在推想小说、本土裔文学与本土裔知识互动的语境中，本文沿用术语“科幻”来理解《飞行》中的推想性及科学观。

国内已有研究成果主要从成长小说、印第安-白人种族冲突与融合¹、身份建构²、反暴力书写³、父子关系⁴、“后 9·11”⁵等角度解读《飞行》，少有研究者从科幻性的维度切入作品，理解其人物关系与叙事。国外学者格雷丝·迪伦（Grace Dillon）、迪安·雷德（Dean Rader）、布朗·司皮尔斯（Miriam C. Brown Spiers）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讨论了美国本土裔文学和欧美主流科幻文类的对话关系，以及本土裔科幻对既有科幻范畴的突破。但是，三者没有围绕文本细节，展开论述这种对话关系和科幻话语的更新。因此，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主要从身体变形、时间旅行、本土裔科学观三个层面推进论述，尝试从族裔性和科幻话语关系的层面探讨：《飞行》的科幻话语是如何与美国本土裔文学叙事相统一的？读者怎样从美国本土裔文学中窥见本土裔科学观的诗性表达？本土裔科学观与本土裔文学叙事相互渗透，本土裔科学观包含着人类自我对世界万物的认知，这种认知反映在作品中，生成为一种新的话语资源，为拓展既有的科幻话语注入了源动力。

一、以“变形”策略跨越身份边界

“青春痘”的身体变形过程并非借助生物科技或外部机械的情节，而是通过叙事视角的灵活变化表现而出。这既呈现出叙述者“青春痘”与其他人物、与自我声音相互交流的多声部性（polyvocality），也拉近了叙述者-人物“青春痘”与受述者、隐含读者之间的距离。多声部性的叙述方式呼应了本土裔文学传统中恶作剧者话语的对话性，这种对话性映照出后人类主体跨越身份边界、与他人关联共生的特征。

“青春痘”的身体变形首先通过叙事视角的变换展现，他与所寄生人物的视角时而重合，时而分离，这构成了叙述的多声部性。在小说中，“青春痘”经历了五站时间旅行，变身为五个人物，他们分别是：1975年期间的联邦特工汉克（Hank Storm）、1876年小比格霍恩战役时期的印第安哑巴男孩、19世纪中叶追捕印第安人的猎手格斯

¹ 刘克东：《趋于融合：谢尔曼·阿莱克西小说主题发展轨迹》，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文章从成长小说的主题出发，探讨了《飞行》中“青春痘”经过时间旅行、换位思考，最后融入主流社会的“圆形结构”成长模式。徐笑添，邹惠玲：《论阿莱克西在〈飞逸〉中对印白种族冲突困境的思考》，《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文章聚焦作品中印白冲突的书写。

² 王苑苑：《少年主体身份构建之路——解读〈飞逸〉与〈一个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实日记〉》，《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文章对照两部作品讨论了主人公的少年主体身份与政治身份建构。邱蓓：

《都市印第安少年的自我救赎之旅——〈飞逸〉的叙事技巧》，《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文章立足叙事技巧的分析，认为作品表现了“青春痘”的成长与身份建构过程。

³ 邱清：《谢尔曼·阿莱克西〈飞逸〉中的反暴力书写》，《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文章着眼于时间旅行的超现实主义写作策略和移情，论述了小说中暴力的社会根源、暴力主体的能动性及其暴力终结的启示。

⁴ 刘克东，李威东：《谢尔曼·阿莱克西小说〈飞逸〉中的“父子关系”研究》，《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文章关注作品中的父亲形象、“白人父亲-印第安儿子”和“印第安父亲-印第安儿子”为核心的多重父子关系和谐父子关系，揭示出和谐父子关系对于缓和种族冲突的重要意义。

⁵ 刘克东：《恐惧带来的思考——谢尔曼·阿莱克西的后9·11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文章从族裔视角，剖析了作品中恐怖主义创伤事件的“亲历性”与“语境化”手法，及其给读者带来的人文思考。

(Gus/Augustus Sullivan)、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飞行员吉米(Jimmy)、2007年期间一个五十多岁的印第安酒鬼,酒鬼正是“青春痘”出生后从未谋面的父亲。主人公“青春痘”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故事,承担着人物-叙述者的角色。在叙述者和叙述聚焦的层面上,故事伊始,“青春痘”作为人物-叙述者是内聚焦,即叙述者“青春痘”和人物“青春痘”知道的事情一样多,“青春痘”(“我”)在看和在说。“我”向隐含读者讲述自身正在经历的事情及过往,此时的叙述声音都集中在“我”身上,但是在之后的时间旅行中,“我”的声音分布在所变形人物的叙述声音中。此时,不同身份的“我”既以旁观者见证,又以局内人的姿态评论、参与了历史事件或私人往事。叙述聚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内聚焦向零聚焦倾斜,叙述者“青春痘”(“我”)知道的事情比寄生人物知道得多。“青春痘”与不同种族、阶层的寄生人物同时讲述和聚焦同一个事件或对象,由此形成不同人物之间、人物与隐含读者之间多声部的交流状态。这使“青春痘”既保持独立的思考,同时参与了不同人物的身份,从而带领读者进入历史现场,重新考量不同人物的行为动机与道德选择。

在多声部的语境中,“青春痘”的叙述声音经过一元到多元,再到一元叙述声音的回归圆环,实现了“多个自我与当下自我的融合”(Rader,2011,p.88)。从“我”的叙述到“我和某个寄生人物”的叙述,再到“我们”的叙述,“我们”最后整合进了“我”的叙述声音中,一层层地沉积为“我”的现实经验。一方面,“青春痘”一时不了解寄生人物,因而他能够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此来观察人物的情绪变化和行动趋向。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混血儿身份与青少年阅历的差异,他与寄生人物的叙述声音有时分离,有时贴近。当两个或多个叙述声音的距离较大时,“我”叙述声音的主体性基本保持在场,并以既有经验来接纳寄生人物的记忆、情感,进一步融合为“我”的叙述声音,再表达反驳或共情。正如“我”继承了格斯的记忆,他和“我”的叙述声音产生了分歧,“青春痘”起初站在印第安人的立场,但是他所寄居的身体需要履行追捕手和殖民者的职责。叙述者“我”逐渐承认了历史必然性和格斯行为的现实合理性。所以,格斯的叙述声音和“我”的叙述声音产生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最终在格斯(“我”)的行动中实现了调和——格斯(“我”)决定背叛白人大部队,帮助白人士兵与印第安小弓箭手一起逃跑。(Alexie,2007, p. 95)在印-白相互复仇的宏大叙事完成后,宏大的缝隙间仍有微小的事件发生,它们有待多元“自我”的讲述,这种讲述依托想象,想象“能够实现精神的飞越,越过存在的悖论与困境,及美国历史的悲怆”(Moore,2005,p.299)。

“青春痘”时而在场见证,时而缺席隐藏,既跨越也融合了自我与他人、当下与过去的边界,其身体变形、叙述的多声部性与恶作剧者话语相互联系。恶作剧者是北美印第安各部落口述传统、创世神话中的典型形象,它不受道德约束,游走在中心与边缘、善与恶之间,它拥有超自然的变形能力,它的变形可以跨越神祇与凡人、人类与动物、动物物种、性别的界限。这一形象的越界性挑战了结构二元论,包容了不同主体间的叙述声音和流变的文化身份,也表征了一种具有差异性、对抗性的话语。美国本土裔文学家维兹诺(Gerald Vizenor)糅合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批评,创造性地提出了“恶作剧者话语”(Trickster Discourse)。他借鉴了巴赫金、托多罗夫关于话语、文本间性的理论观点,认为恶作剧者“是一种喜剧话语,是口头传统中‘话语’的集合”(Vizenor,1993, p.191),揭示出恶作剧者话语的对话性(dialogism)。它串联起的对话者包括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观众,并使这些对话者参与集体想象活动,这一想象过程表现为包含着喜剧部落世界观的语言游戏。同时,恶作剧者话语与社会科学的封闭模式不同。维兹诺认为,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是一种制度权力,它们抑制了想象,是一种悲剧式的独白,而恶作剧者不是社会科学家所定义的简化符号,“恶作剧者是叙事中的

解放者和治愈者，是喜剧符号、社区意义和富有想象力的话语”（同上，p.187）。因此，恶作剧者话语致力以偶然性、幽默、讽刺、夸张解构主流美国文化和历史，“否认存在和完成，即部落表征中的浪漫‘生命本质’，以及社会科学的工具语言”（同上，p.192）。恶作剧者话语邀请读者共同参与文本的对话和想象，并使读者成为恶作剧者，一同观察尚未完成的历史切片。

恶作剧者“青春痘”具备了变形与生存的能力，他既变形为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也变形为游吟诗人。在小比格霍恩战役之后，他“见证”了印第安人对白人殖民者的残忍肢解，从而消解了印第安“受害者”的被动形象，使“受害者”暂时缺席，他“从局内人视角来观照印第安世界，并结合了自白的细节，由此与非-印第安读者创造出一种亲近的距离，这是读者体会他声音中反讽力量的关键”（Moore,2005,p.297）。叙述者“我”将美国非裔和土裔遭受的殖民压迫并置，认为个体对“受害者”身份的简化认同可能会增加其愤怒情绪，并且思考“愤怒”对个体与民族的消极影响及其转化方式。阿莱克西的诗学公式提供了一种转化思路：“生存=愤怒×想象”（“Survival=anger × imagination”）、“诗歌=愤怒×想象”（“Poetry=anger × imagination”）及等量代换后的“诗歌=生存”（“Poetry=survival”）（Berglund,2010, p. xxix），叙述者“我”变形为恶作剧者兼游吟诗人，试图以超越性的想象能量化解愤怒，以此实现人物主体意志的诗意化，为之赋予喜剧性的生存能力，并“引导读者通过愤怒、想象力、亲密性和反讽，来重塑读者直面自身、美国和美国印第安人的能力”（Moore,2005, p.301）。

“青春痘”以变形的身体跨越了不同人物之间的身份边界，进而为历史中的“小我”和“他者们”创设了多声部的交流契机，恶作剧者话语的对话性促使“我”游荡在未完成性和关系性的中间地带。“我”不再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西方传统人文主义话语辖制下的“人类”，而是与周遭环境不断互动，持续形塑自我的后人类主体。如前所述，“青春痘”的身体变形伴随着其身份的流变：“我”变成了跨族裔且跨代际的（被）杀人者、（被）背叛者、父亲（“我”自己）：在战场上，“我们是杀手”（Alexie,2007,p.88）；不管埃塞俄比亚移民阿巴德（Abbad）是否为恐怖分子，“我们是朋友”（同上，p.112）；“我”解救“敌人”（印第安人/白人）后，“这让我们成为叛徒”（同上，p.100）；在“我”目睹相似的代际创伤后，“我是我的父亲”（同上，p.150）。“青春痘”见证、参与、创造了他者生命的某个阶段，同时“我”的身份与他者身份相互构成，相互关联，聚合了“后现代的集体自我和个人自我”（哈拉维,2016,p.346）。在此意义上，“我”是一个既扰乱边界，又建构边界的恶作剧者-后人类主体。这一主体成为“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海勒,2017,p.5）；它是“想象和物质现实浓缩的形象，是两个中心的结合，构建起任何历史转变的可能性”（哈拉维,2016,p. 316），它讲述幽默与讽刺的故事，“渴望在激烈的想象中碰运气，以削弱社会科学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力量”（Vizenor,1993, p.192）。因此，恶作剧者-后人类主体反对柏拉图式的永恒存在和本质，从而走向德勒兹哲学的“生成”（becoming）：“通过感觉和反思自我认知，建立瞬间性的自我感。生成没有固定的方法和路径，是人和世界共同的生成。”（葛跃,2014,p.9）在后人类主义的视域中，对于“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人类是一个持续生成的生命体成员，并积极探寻与其他生命形式互动、共生的可能前景，进而建构新的主体性意识和伦理观念，“生成后人类最终是个重新定义过程，定义自己同人人共有的世界，一个领域空间之间的依恋感和联系感”（布拉伊多蒂,2015,p.284-285）。在《飞行》中，这种自我与世界的联系感也表现为独特的时间性表达。

二、以“滑流状态”重塑时间旅行

“青春痘”以生成的身份连接历史与他者，这不仅再现了流动的身体和意识，也重新描摹了人对时间的感知样态，这引发读者在关系性中追问时间性。时间旅行是推想小说的经典主题和情节模式，这一主题涉及到人类对宏大宇宙、时空关系、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的审思。在《时间机器》（*Time Machine*, 1895）中，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正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以进化主义批判科技时代中人的“退化”，将人性分析、科学试验与乌托邦文化密切互联，进而“做出对未来的复杂推演”。（吴岩,2021,p.142）与威尔斯奠定的时间旅行书写相异，《飞行》并非直接朝向推演未来的思想实验，而是以非线性的方式叠合过去与现在，表述了历史和文化经验的连续性。其情节驱动力不是一台近代机械发明，而是根植于美国本土裔文学的口头叙事、本土裔时空观、恶作剧者话语与本土裔知识。这种差异性既形成了美国本土裔科幻与欧美主流科幻、流行文化对话的前提，也突显了推想小说的族裔性话语。其中，围绕“时间旅行”主题，“滑流”（Slipstream）体裁是建立二者对话关系的平台之一。

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滑流”以其实验性叙事形式模糊了科幻与非科幻体裁的界限。“滑流”体裁的代表人物是赛博朋克作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他引入了“滑流”一词，进而将它确立为一个小说流派。维克多利（Victoria de Zwaan）认为，“滑流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元素是该术语含义的明显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Victoria,2009,p.500）。“滑流”话语探讨了“科幻和非科幻之间边界可能存在的流动性”（同上,p.500），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描述科幻的后现代化”（同上,p.500）。“滑流”故事在后现代语境下具有不确定性和去中心的文本特征，这一特征塑造了一种新的感性经验，它“处于现实的边缘与经验的核心”（Broderick,2000,pp.87-88），斯特林将“滑流”称为“后现代感性小说”（“Novels of Postmodern Sensibility”）。一方面，作为一种后现代叙事形式，“滑流”以时间旅行或交替现实作为主要推想路径，使用具有破坏性、陌生化、实验性和反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体裁，它在科幻与非科幻、主流与类型的边界上流动，允许体裁界定的模糊性、滑移性、差异性，以及不同体裁之间的对话性。这种对话关系“使得科幻、奇幻和乌托邦小说的批评性话语中可以纳入更多的素材，并消除了主流/类型小说之间的高低文化差异”（Victoria,2009, p.502）。在此意义上，“滑流”为本土裔科幻、推想小说开辟了一个更加平等、涵容的批评性话语空间。

“本土裔滑流”（Native Slipstream）继承并拓展了“滑流”小说的文本特征和时空思考范式。在《云中漫步》（*Walking the clouds : An Anthology of Indigenous Science Fiction*, 2012）中，主编迪伦将《飞行》归到“本土裔滑流”的科幻流派中。她是这样界定“本土裔滑流”的：“它在科幻小说的范畴里，是一种推想小说的类型，它融合了时间旅行、交替现实、多元宇宙和或然历史。正如它的名称所揭示那样，‘本土裔滑流’将时间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汇流。因此，它再现了我们对时空的非线性思考。”（Dillon,2012,p.3）因而迪伦强调了，本土裔的时空思考范式并非附属于现代物理学的认识论，它能够保持独立和平等的对话姿态，参与全人类对存在本体、生命、宇宙、时间-空间的认知讨论中。基于非线性时空认识论的对话立场，“本土裔滑流”故事能够编织无限可能，“让作者们能够重现过去的本土空间，让当代读者关注它，并构建更美好的未来”（Dillon, 2012, p. 4）。因此，“本土裔滑流”旨在描述的不仅是一种看似前卫的写作，而是一种塑造文化经验的写作（Dillon,2012,p.4）。

《飞行》的时间旅行叙事也与阿莱克西自身的文化经验息息相关，他着重关注流行文化、多元媒介形式、本土裔青少年及非本土裔读者群。阿莱克西将“超人”视为流行文化的标志，它“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讨论相同议题的平台”（Fraser, Joelle & Alexie, Sherman, 2000, p. 92）。他将流行文化、多媒介传播作为颠覆刻板印象、持续协商身份、争夺本土文化主权的筹码。迪伦看到，《飞行》的时间旅行叙事与 90 年代科幻电视剧《时空怪客》（Quantum Leap）相平行。隐含读者（本土裔青少年）以大众文化的期待视野进入《飞行》，他们既可以联想到量子跃迁、闪回等叙事元素，同时得以继续思考它与《时空怪客》的不同之处，将这个故事潜在地转化为新的文化经验。“青春痘”身份滑动的过程“使当代的保留地年轻人（尤其是他的目标读者）超越‘自我厌恶’的内在殖民，走向一个更加整体性的自我和地方意识”（Dillon, 2012, p. 52-53），这一过程重建了当代“泛部落”（pan-tribal）青少年读者的“自我”与“地方”的精神联系，这也反映了阿莱克西“逃离保留地”的诉求。虽然“青春痘”没有归属于保留地的“地方”，但是这种地方意识可以延伸到保留地之外的任何方位，重建自我-地方的关系，进而可能创造新的生存空间。这也是一个给内在宇宙建立新秩序、重新命名的过程，以强调“自我去殖民化”的可能性。“你可以逃脱复仇的魔爪，克服愤怒，不再让正义变成无意义的暴力，并且宽恕他人”（Dillon, 2012, pp. 4-5），这一文学教化功能与阿莱克西关于愤怒、想象的诗学观念相贯通。

时间旅行的“滑流”状态再现了本土时-空连续体的可能样貌。迪伦在“滑流”与“本土裔滑流”的体裁范畴内探讨《飞行》的时间旅行，与之不同，雷德以《飞行》和莉安（LeAnne Howe）的《米克王》（*Miko Kings: An Indian Baseball Story*）为代表，将这类本土裔科幻称为“印第安创造”小说（Indian Invention Novel）。雷德认为，“印第安创造”小说吸收了科幻小说的所有主题，使作品充满乐趣、奇妙和前瞻性；它与科幻小说的“科学”和“虚构”元素不同，它的主题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虚构的（Rader, 2011, p. 86）。“它们产生于印第安叙事的多样性——它的幽默、它对物理法则的忽视、恶作剧者传统，及其环形与无尽时间的意识。‘印第安创造’小说与创世故事、变形者、郊狼（coyotes）及所有不受时间影响的事物相互作用，共同创造出一个新文类，它将本土裔美学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Rader, 2011, p. 86）。由此观之，“印第安创造”小说与“本土裔滑流”的内涵相通之处在于：二者都以本土裔科幻批评话语更新了读者的时间认知；以《飞行》为例，二者强调了本土裔推想小说对科幻与非科幻体裁的融合，着眼于后现代主义批评，都挑战了既有的科幻范畴。因而，对于本土裔科幻中的科学性、推想性、真实性、虚构性，读者与批评家需要超越欧美主流科幻的视野来考察。与迪伦的观点一致，雷德认为，“青春痘”没有以部落归属来定位自身，“青春痘”能使“时间倒流，栖息于此地和此时、彼地和彼时。这种能力从根本上与西方的线性时间观念背道而驰，其核心是恶作剧者式的（trickster-esque），即存在与虚无、此地和彼地、缺席与在场、现在与过去”（同上，pp. 88-89）。恶作剧者式的多个“自我”在同一环形时区里共生。不同的身体与身份在时间绵延中变化，如多条不断运动、延伸的曲线，这些曲线生成多维的空间，主体以流的状态嵌于时间-空间的连续体中。连贯、动态、无定向的滑流状态再现了主体身份连续体和时空连续体的样貌，关于本土连续体（indigenous continuance）的存在性表达也是阿莱克西艺术的核心（Moore, 2005, p. 298）。

围绕迪伦和雷德的讨论，司皮尔斯继续探讨了读者与作品体裁，主流科幻（mainstream science fiction）与本土裔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的对话关系，这种双重对话更新了非本土裔读者对科幻体裁的定义。在司皮尔斯看来，迪伦和雷德都以《飞行》为例讨论了各自对本土裔科幻、时间旅行的理解，但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前

者认为阿莱克西主要通过欧美科幻主流的叙事方式来创作，后者则认为《飞行》重点彰显了美国本土裔叙事的独特性。司皮尔斯结合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认为，一个体裁范畴或扩大或缩小，由此产生新的文本，这些文本让读者重新思考该体裁的传统定义，进而形成作者、作品、读者的持续互动，当本土裔科幻的受众面不断扩大，“科幻”的边界可能被重新划定。“科幻”的新定义可以涵括本土裔的世界观，本土裔世界观又与本土裔知识互为表里，“本土裔知识参与了科幻小说的理论，它也质疑着欧美文化的基本假设”（Spiers,2021,p.xii）。从《飞行》的时间旅行叙事及体裁观念出发，迪伦、雷德、司皮尔斯都阐述了本土裔时空思考范式对本土裔科幻话语的建构、对主流科幻体裁的扩容作用。这一思考范式表达了非线性的时空认识论、后人类主体身份的连续性与关系性，同时显现了本土裔知识/科学的底色。

三、以本土裔科学想象另类“成长”

《飞行》多被解读为一部成长小说，而“成长”的时间观念仍可能受限于西方“进步”的思维方式，“主流故事情节的线性叙事延续了启蒙人文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以普遍进步的名义受到帝国主义征服的支持”（Lau,2024,p.186）。因此，从“本土裔滑流”体裁和恶作剧者形象的角度来看，《飞行》刻画了更为灵动的“成长”轨迹。“青春痘”不仅变形为不同人物，而且变形为“飞行”的运动、一架“飞机”。因此，本文将五站时间旅行视为其飞行“失衡-平衡”的循环流动过程，而“机翼”平衡之后又是开放的结局，这可称为另类的“成长”想象。同理，飞行也是一种滑流状态，它与气流和水流的运动一致，具有时空的可通航性（*navigable*）。“飞行”构成了“青春痘”对时空连续体的感知方式，构建了人物-叙述者接合不同时空的叙事连贯性，这个过程亦是本土裔知识/科学（*Native Science*）的文学性表达。在本土裔科学的视野中，本文尝试从三个层面讨论：一是“飞行”体现了万物包括人类能量波恒定运动的状态；二是“空难”（*airplane crashes*）表征了人类能量波运动的失衡状态；三是“飞行”的平衡-失衡状态超越了线性的末日叙事，进而鼓励读者想象本土裔未来的可能愿景。

科学是人类观察、解释现实的思维与实践方式，那么不同民族对世界就有不同的理解范式，因而科学本质上是复数的。勒罗伊认为（*Leroy Little Bear*），科学是对现实和人类可知前沿知识的探索，除了西方的测量科学之外，还存在其他“科学”。这其他“科学”中包括本土裔科学，它采用了不同的范式，（*Cajete,2000,p.x*）因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精神传统，本土裔科学渗透于本土裔的文化活动、文艺创作中。同时，主流科幻叙事中的科学原理、科学实验与美学特征主要基于西方主导的现代科学范式。如前所述，读者阅读本土裔科幻作品时，单凭现代科学观是不够的，而需要将主流科幻理论、本土裔文学传统、本土裔科学观共同纳入期待视野。阿莱克西表明，他在“9·11”之后有意弱化本土裔文化传统的书写，即便如此，读者仍能尝试从一种局内人的文化视角，挖掘《飞行》中“本土裔科学”的隐性表达，进一步探讨美国本土裔科幻文学的现实关怀，以及它对人类与世界关系的民族性观照。

在《本土裔科学：相互依赖的自然法则》（*Native science : natural laws of interdependence, 2000*）中，卡耶特（*Gregory Cajete*）阐述了本土裔科学的涵义：

更具体地说，本土裔科学涵盖天文学、农耕、植物驯化、植物药、畜牧业、狩猎、捕鱼、冶金学和地质学等领域——简而言之，它是与植物、动物和自然现象相关的研究。然而，本土裔科学的范围还扩展到精神性、社区、创造力以及维持环境和支持人类基本生活方面的技术。它甚至可能包括对语言、思想和感知的本质；时间和空间的运动；人

类认知和感觉的本质；人类与宇宙关系的本质；以及所有与自然现实相关问题的探索。

(Cajete,2000,pp.2-3)

在土裔文化的视域中，科学是一个讲述世界故事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参与的过程。它是原住民解释自然事物、自身存在、时间和空间的运动、人类认知和感觉本质、人类与宇宙关系本质的方式，科学是原住民思维方式的隐喻及隐喻思维的生动表达。土裔科学涵盖的知识面之广，“这些知识是原住民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而原住民思维方式本质上是关系性的”（Cajete,2000,pp.3-4）。土裔科学故事以“土裔知识”的形式渗透并体现在土裔文化、生活实践与精神信仰的方方面面，因而土裔科学家交替使用“土裔科学”与“土裔知识”这两个术语。卡耶特也从广义上使用术语“科学”，“土裔科学作为一个隐喻，这个隐喻关于土裔知识，以及在理论与实践上对自然世界的创造性参与”（同上，p.14）。在土裔科学范式中，人类肯定自我的生命与精神，人类在万物的关系网络中，那么与人类相关的万物也由精神与生命灌注，“美洲原住民所说的‘精神’和能量波（energy waves）是一回事。所有的创造物都是精神。创造物中的一切都是能量波的独特组合”（同上，p.x）。能量波呈现了万物恒定运动的状态，人类作为万物之一也以这种能量波或精神形式持续运动。这种运动的生命状态带来了创造与更新，创造性的实践又恒定地推动精神的更新。那么，万物关系网络整体始终处于运动、更新、创造的变化过程中，由此也建构了人类与其他创造物的关系、时间-土地连续体（continuum）和人类文明。其中，土裔科学范式中的能量波或精神通过各个部落的传统典仪与故事转化为现实，使“神圣性”“生命力”与“世界的灵魂”构成本土裔现实的基础。（同上，p.xii）

1. “飞行”作为能量波运动的恒定状态

“飞行”将“青春痘”感知身体和精神运动的方式具象化，其生命的运动状态和飞行的状态有着内在相通性，飞行成为生命的运动形式之一。“青春痘”和戴夫（Dave）警官都将流星、太阳等天体运动与个体的精神融合。“我曾经梦想，我可以跑得够快，像一颗流星一样燃烧起来，再将我的碎片散落世界”，“我是一个孤儿流星”（Alexie,2007,p.17）。戴夫对“青春痘”说：“我们像太阳和月亮，孩子，拥有不同的身体，但是我们在同一片天空的轨道上运转。”（Alexie, 2007, p. 18）这不仅是叙述者的诗意修辞，而且表现了“我”对生命恒定运动状态的肯定。“我”尝试通过讲述，唤醒想象力来恢复精神运动的本质。“讲故事（随着作家编织生态学、植物、动物、土地和宇宙的关系网络，美国土裔范式变得生动起来）是美国土裔知识的更新仪式，它是在变化中发现规律模式的仪式”（Cajete,2000,p.xii），知识更新仪式打通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人为的等级疆界，人进而可能复归到连续统一的存在状态。

讲故事是一种更新知识、将精神能量转化为现实的仪式。“飞行”呈现出能量波的恒定运动状态，它将万物编织成关系网络，其运动的实现需要依托讲故事的仪式，该仪式又需要讲故事者和听故事者全身心的体验和创造性的参与，以共同完成各自生命经验的更新。纵观小说，“青春痘”作为叙述者-讲故事者，也作为人物-参与故事者，他能够以变形的身体感知环境，并与不同时空、不同身份的人物建立多声部的相互关系，其变形的身体已然具象呈现了“飞行”的运动状态。“身体是思考、感知、行动和存在的源泉，也是关系的基础，是土裔科学的核心考量”（Cajete,2000,p.25），部落将身体视为关系的隐喻，也描述了体验和参与世界的身心（同上，p.25）。由此看来，叙述者以梦、变形的身体、感知、记忆的连续性作为时间旅行的叙事逻辑，“青春痘”变化的身体感知本身就构成他与自我、与历史、与世界关系的隐喻性表达。

每一次的讲述都转化为“青春痘”的个体经验，都成为他继续体验的动力，这个过程是其身体感知和生命经验逐渐丰盈的过程。在吉米的身体中，“我能够感受到这个身体正在回忆。你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记忆。你的手指记得触摸一件丝绒外套的感觉”（Alexie,2007,p.109）。因此，“我”以流动的身体感知和记忆，重新链接了与他人的相遇、与过去的相遇、与自我的相遇，不管他是白人或印第安人，还是自己的父母。在阿莱克西的短篇小说《一副被称为传统的药》（A Drug called Tradition）中，叙述者提出了何谓“印第安时间”（“Indian time”），它指：“印第安人从不用带手表，因为你的骨骼总会提醒你时间。看啊，总是现在”（Alexie,1997,p.22），“这些骨骼由记忆、梦、和声音构成。它们可以将你置于居间状态，在接触和生成之间，但是它们不是必然的邪恶，这取决于你的选择。”（Alexie,1997,p.21）因此，这些连续的经验统一于站在银行里的“青春痘”身上，敦促他作出新的道德选择。这些流动的经验共同更新了“自我”，此时此地的“我”是以新的精神状态在场，“我认为我是真实的”（Alexie,2007,p.157），“也许我在这里站了几个小时，几分钟，几秒，努力决定我应该怎样做”（同上,p.158）。“自我”以肉身作为感知媒介，全身心地体验了一条条情感、记忆、想象、知觉、精神恒定运动的事件流，继而敞开心扉，去重构身心融洽且真实的关系。

2. “空难”作为能量波运动的失衡状态

“飞机”是飞行状态的物质形式，“空难”隐喻下的冲突则象征着人类对自我与世界、人类族群关系认知的凝滞状态，这种认知的凝滞表征了人类能量波恒定运动的失衡状态。这一状态具体表现在“青春痘”与寄养家庭的关系，及故事中主流媒体对恐怖主义的刻板印象层面。小说中，由于印第安养父输了航模游戏，他将“青春痘”的模型飞机故意撞坏：“这就是我的生活，是由一系列残酷的混蛋和空难所构成的。二十架小飞机的空难。我是一架燃烧的喷气飞机，坠落在每一个新寄养家庭中。”（Alexie,2007,p.11）“青春痘”在寄养家庭中遭受的创伤是他释放自身精神、保持自我认同连续性、建立与他人相互关系的阻碍因素。同时，作为恶作剧者式的“喷气飞机”，“青春痘”又在反抗这种阻碍力量。他编造一套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脏话，去颠覆寄养家庭的权威性，将自己比作一架制造麻烦的飞机。他看似找到了自我精神持续运动的方式，但是他无法在这些事件中更新自我认知，因而这种“飞行”运动轨迹是原地绕圈，它是破坏性的，而非创造性的。

除了个体自我对世界认知的凝滞状态，人类对不同族群关系的认知有时仍处于失衡状态。在经历“9·11”事件之后，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有色）族裔群体产生了恐惧、无端猜忌及暴力，“恐怖主义行为有着多种起因，而媒体往往将其过分简单化，将之归结为种族仇恨”（刘克东, 2012, p. 116）。然而，讲故事的“仪式”能够更新人类对不同族群的认知，将一个拥有混杂身份的“我”联接到人类族群关系的宇宙中，从而将治愈能量传递给其他成员。“青春痘”将其叙述声音暂时转交给吉米，吉米的叙述声音表现为他对阿巴德的回忆，阿巴德的声音则以“鬼魂”的形式与“青春痘”/吉米交流。此时，读者逐渐知道阿巴德已死于一场空难，而这场空难密切关系到他的教练吉米，这种叙事方式为受述者倾听、参与故事创造了空间。“青春痘”也变成了潜在的受述者，他在讲述吉米的故事，也在倾听吉米的讲述。这种讲述在亲密性中流淌，叙述者和受述者的角色及其关系也达成了一种运动变化的状态。

3. “失衡”作为个体共同创造的起点

“青春痘”的生命并非是一个从飞行失衡（混乱）到平衡（秩序）的线性叙事，这个过程包孕着无数失衡与平衡的时刻，“真正的体验是混乱中固有的平衡时刻”（Cajete, 2000, p.19）。印第安部落神话可以看作一个科学故事或知识体系的典范。在

神话思维的层面上，西方文化及西方科学范式同样扎根于古希腊罗马等神话的土壤中，这也成为本土裔科学与现代科学认识论对话的前提之一。正是在这种对话意识的基础上，卡耶特将本土裔世界观和混沌理论关联在一起：“本土裔科学并不试图控制自然现实，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微妙的内在本质上，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结构和细微差别。这正是混沌理论向我们展示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在过程展开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同上,p.17）因此，本土裔科学与混沌理论共同关注自然关系世界中微妙之物的重要影响。

自然界作为混沌，“它能够利用虚空的潜力创造出新的形式与结构”，创造有序或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 system），这种混乱与秩序的相互依赖、转换生成同样体现在印第安神话的恶作剧者传统中。恶作剧者“提醒我们，混乱在创造秩序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同上,p.17），自组织系统的生存“取决于它保持能量和物质流动的能力”（同上,p.18）。从这一视角出发，读者得以反观作为万物之一——人类参与世界的方式，即我们“随混乱和创造力之流而动”（同上, p.19）。与本土裔科学中“生命恒定运动之流”及“创造性参与”的内核相通，“滑流”、“本土裔滑流”、“印第安创造”小说都强调了流动状态下的经验重构、连贯的自我身份、对边界的超越性与生命的创造性。

《飞行》的叙事融汇了本土裔叙事传统和本土裔科学范式，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的“滑流”注入了生命力与精神性的建构意义，这与解构性的美学主张是明显不同的。

虽然隐含作者为吉米安排了“走向死亡”的结局，但读者仍然能够感受到人物精神的充实状态。“青春痘”这样描述他和吉米一同坠落的感受：“我们都是相同的人。我们都在坠落（falling）。”（Alexie,2007,p.130）不同于“crash”的“破坏性”隐喻，“fall”是生命运动的自然状态，它并非指向自我毁灭的末日、封闭性或虚无性，而是潜藏着循环运动的创造力，“坠落”指向一种真实的回归，它向万物互联的关系世界回归。在易洛魁部落（Iroquois）的创世神话“天女”（Sky Woman）（Lynch,2004,pp.94-95）中，本土裔文化传统赋予“坠落”以鲜活的生机，“从虚空坠落的天女”是万物创造家园的开端。许多动物共同参与了大地的创造过程，它们并非在混乱中等待某个救世主创造秩序，而是以微小的生命力量相互协作、持续参与、共同创造，它凸显了个体创造生命共同体的能量。在本土裔知识中，死亡并不指向悲观绝望、生命荒芜、受难及赎罪，而是上升到自我回归与宇宙和谐，这种创造力可能指引当代本土裔探寻未来主义的希望。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谢尔曼·阿莱克西的《飞行》为例，认为美国本土裔文学对科幻话语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在“变形”的维度上，叙述者-人物“青春痘”以变形的身体寄生于历史人物和亲生父亲，“变形”表现了叙述视角的灵活转换，多声部的叙述声音与恶作剧者话语的对话性、后人类主体的生成性相呼应，这一策略构想了恶作剧者-后人类主体对不同族群、阶层身份界限的跨越。在“时间旅行”的维度上，“青春痘”以生成的身份、流动的感知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串联起历史和文化经验的时空连续性。围绕“时间旅行”的主题，“本土裔滑流”体裁搭建了美国本土裔科幻与欧美主流科幻的互动平台。在本土裔知识的维度上，“青春痘”的“时间旅行”反映了非线性的时空认识论，该认识论也是本土裔科学/知识的文学性表达。不同于启蒙人文主义的“成长”叙事及西方现代科学范式，《飞行》以本土裔科学范式想象了另类“成长”，这一过程有望更新知识、调整人与世界的关系，重启生命的创造力，并邀请读者描摹人类的未来愿景。作为一种去殖民主义的话语资源和文化实践方式，本土裔文学传统、本

土裔科学观共同拓展了世界科幻/非科幻、虚构/现实、边缘/中心的话语体系，进而成为不同民族协商身份与政治主权的可能路径之一。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Alexie, Sherman (2007). *Flight*. Grove Press.
- Alexie, Sherman (1997). *The Lone-Ranger and Tonto Fistfight in Heaven*. Vintage.
- Berglund, Jeff (2010). “‘Imagination Turns Every Word into a Bottle Rocket’ An Introduction to Sherman Alexie”. In Berglund, Jeff, & Roush, Jan (Eds.), *Sherman Alexi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xi-xxxix.
- 罗西-布拉伊多蒂 (2015): 《后人类》, 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 [Braidotti, Rosi. (2015): *The Posthuman*, translated by Song Gench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Broderick, Damien (2000). *Transrealist Fiction: Writing in the Slipstream of Science*. Greenwood Press.
- Cajete, Gregory (2000). *Native science: natural laws of interdependence*. Clear Light Publishers.
- 陈靓 (2013): “当代美国本土文学的神话重构——评路易斯·厄德里克小说中的‘恶作剧者’形象”,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 276-285。
- [Chen Liang (2013). “The Myth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 Study of the ‘Trickster’ Figure in Louise Erdrich’s Novel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2): 276-285.]
- Dillon, Grace L. (2012). “Imagining Indigenous Futurisms”. In Grace L. Dillon (Ed.), *Walking the Clouds: An Anthology of Indigenous Science Fiction* (pp. 1-12).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Fraser, Joelle & Alexie Sherman (2000). “An Interview with Sherman Alexie”. In Peterson, Nancy J. (Eds.), *Conversations with Sherman Alexie* (pp. 83-95).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Grassian, Daniel (2005). *Understanding Sherman Alexie*.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葛跃 (2014): 《德勒兹生成文学思想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 [Ge Yue (2014). *A Study of Deleuze’s Becoming-literature*. Anhu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唐娜·哈拉维 (2016):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 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 [Haraway, Donna (2016).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translated by Chen Ji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凯瑟琳·海勒 (2017):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Hayles, N. Katherine (2017).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translated by Liu Yuq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au, Carolyn (2024). “Storying Relations as Posthuman Ethics”. Hamilton, Grant & Lau, Carolyn. (Eds.), *Mapping the Posthuman* (pp. 179-198). Routledge.
- 刘克东 (2012): “恐惧带来的思考——谢尔曼·阿莱克西的后9·11书写”, 《当代外国文学》(2): 113-121。
- [Liu Kedong (2012). “Reflections on Terrorism: Sherman Alexie’s Post-9/11 Writing”,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113-121.]
- 刘克东 (2020): 《谢尔曼·阿莱克西长篇小说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
- [Liu Kedong (2020). *A Study of Sherman Alexie’s Novels*. China Book Press.]
- Lynch, Patricia Ann (2004). *Native American Mythology A to Z*. Facts on File.

Miriam C. Brown Spiers (2021). *Encountering the Sovereign Other: Indigenous Science Fic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oore, David L (2005). Sherman Alexie: Irony, Intimacy, and Agency. In Porter, John & Roemer, Kenneth M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pp. 297-310).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齐佳敏 (2024): “西方文论关键词: 推想小说”, 《外国文学》(6): 109-118。

[Qi Jiamin (2024). “Speculative Fiction: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6): 109-118.]

Rader, Dean (2011). *Engaged resistance: American Indian art, literature, and film from Alcatraz to the NMAI*.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谭军强 (2014): 《叙事学导论: 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Tan Junqiang (2014).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 From Classical Narratology to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Higher Education Press.]

Victoria de Zwaan (2009). “Slipstream”. In Bould, Mark, Butler, Andrew M, Roberts Adam, & Vint, Sherryl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 (pp. 500-504). Routledge.

Vizenor, Gerald (1993). “Trickster Discourse: Comic Holotropes and Language Games”. In Vizenor, Gerald (Ed.), *Narrative chance: Postmodern Discourse on Native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 (pp. 187-211).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87-211.

吴岩 (2021): 《科幻文学论纲》。重庆大学出版社。

[Wu Yan (2021). *Outline of Science Fic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张琼 (2017): “论阿莱克西的‘诗意’”,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 152-165。

[Zhang Qiong (2017). “On Alexie’s ‘Poetic’”.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2): 152-165.]